

## 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醒世姻緣傳 第九十二回 義徒從厚待師母 逆婦假手殺親兒

衰世人情薄似霜，誰將師母待如娘？日日三餐供飲食，年年四季換衣裳。

費物周貧兼養老，用錢出殯且奔喪。只

嫌蔑義狠心婦，詐索銅錢自殺郎。

武城縣有個秀才，姓陳，名六吉，取與不苟，行動有常。因他凡事執板，狷介忤俗，邑中的輕薄後生都以怪物名之。別無田產，單以教書為事，家計極是蕭條。所有應得贄禮束脩，絕不與人爭長競短，掣少論多；與那生徒相與，就如父子一般。那個陳師娘更是個賢達婦人，待那徒弟就如自家兒子也沒有這般疼愛。嚴冬雪雨的時節，恐怕學生觸了寒冷，鞋上蹈了污泥，或煮上一大鍋小米稀粥，或做上一大鍋渾酒。遇著沒有甚麼的時節，買上四五文錢的生薑，煮上一大壺滾水，留那些學生吃飲。衣裳有抓破的，當時與他補緝；在綻裂的，當時與他縫聯。又不肯姑息，任從學生們頑耍荒業。先生不在，這師娘拿些生活，坐在先生公座上邊，替先生權印，管得學生們牢牢的坐定讀書。又怕學生們久讀傷氣，讀了一會，許靜坐歇息片時。北方的先生肯把這樣情義相待學生的，也只有陳先生一個，其實又得賢師母之力居多。先年晁源曾跟他受業。晁思孝是個渾帳不識好歹的老兒，晁夫人卻是這陳師娘的同調，二賢相遇，臭味自投。原是通家，只因內眷相處，愈加稠密。

當初晁思孝做秀才時候，自顧不暇，那有甚麼從厚的節禮到那先生。就是束脩的常例，也是三停不滿二分。陳先生也絕不曾開口。後來晁思孝做了官，晁源做了公子，陳先生的年紀喜得一年長似一年。誰知先生一日一日長來，學生倒要一日一日的小去。學生小去便也罷了，又誰知學生既小，束脩也就不多。當時的學生，「冠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。」盡成個意思。後來那冠者五六人，有改了業的，有另從了師去的，止剩了童子六七人而已。北邊的學院甚是荒涼，除那宦家富室，每月出得一錢束脩，便是極有體面。若是以下人家，一月出五分的，還叫是中等。多有每月三十文銅錢，比比皆是。於是這陳先生的度日甚是艱難。

晁源處在富貴之地，若肯略施周濟，不過九牛去了一毛，有何難處？他那靡麗熏心的時節，還那裡想起有這個失時沒勢、殘年衰朽的師傅師娘！遠遠的撇撇在九霄雲外去了。親受業的徒弟尚然如此，那徒弟的父親，更自不消提起。只有晁夫人是個不肯忘舊、念人好處的人，凡是便人回家，不是二兩，就是一兩，再少也是五錢，分外還有布匹鞋面、針頭線腦之類。除非沒有便人才罷，如有便人，再沒有一遭空過。好年成時候，小米、綠豆，每石不過五六錢銀，寄得五錢銀子，也就可以買米一石，就有好幾時吃去。源源相接，得晁夫人這個救星，年來不致饑寒。晁夫人回家，與陳師娘朝夕相處，早晚送柴送米，更是不消提起。晁梁長了六歲，要延師訓蒙。晁夫人重那陳先生方正孤介，又高年老成，決意請他教習晁梁，收拾了家中書舍，連陳師娘俱一處同居。也不曾講論束脩，晁夫人沒有不從厚之理。

原來陳先生有一男一女，那兒子已長成四十多歲，百伶百俐，無所無知，「子曰」「詩云」亦頗通曉；更有人所難及的一般好處，是教訓父母，倒也不肯姑息，把爹娘推兩個跟斗，時常打幾下子，遇衣奪衣，遇食奪食。後又生了兒子，漸漸長大，做了幫手，越發苦的老兩口子沒有個地縫可鑽。陳先生年漸高大，那有精神氣力合他抵鬥，只得要尋思退步，避他的凶鋒。問晁夫人要了幾兩銀子，在「鄆都縣枉死城」東買了一間鬆木蓋的板屋，移到那坡里居住，省了這兒子的作踐。

陳先生的女兒，嫁的是個兵房書手，家中過活，亦是濃濟而已。雖料得其兄不能養母，也為母親身邊也還有攢下的幾兩銀子，晁夫人與做的幾件衣裳，用不盡的幾石糧食，可以養他的餘年。誰想這陳師娘的公子，比他妹子更是聰明，看得事透，認的錢真，說道：「婦人『有夫從夫，無夫從子』。放著我如此頂天立地的長男，那裡用你嫁出的女兒養活！」叫了幾個人，挑的管挑，運的管運，也不曾僱頂肩輿，也沒個叫驢子，把個年老的娘，跟了他走到家內，致的晁夫人甚是不忍。到了兒子家中，那兒子的忤逆，固也不忍詳細剖說，卻也沒有這許多閒氣說他。媽媽子吃不盡自己掙的糧食，穿不了自己掙的衣裳。那媳婦孫子你一言，我一語，循環無端罵道：「老狗！老私窠！我只道你做了千年調，永世用不著兒孫，掙的衣裳裹在自己身上，掙得銀錢扁在自己腰裡，掙的糧米飽了自己脊皮！為女婿那大肌巴人的閨女自在，多餘的都貼了女婿！如今卻因甚底，又尋到兒子家來，三茶六飯叫人供養？吃了自在茶飯，牛眼似的睜著兩個大扶窟窿，推說看不見，針也不肯拿拿！有這閒飯，拿來餵了個狗，也替人看看家，養活這廢物待怎麼！」把個陳師娘一氣一個昏。陳師娘帶去的幾件衣裳，幾石糧食，都被這孝子順孫拿去准酒錢，充賭債。曉的陳師娘還有幾兩銀子帶在身邊，兒子合媳婦同謀，等夜間陳師娘睡熟，從褲腰裡掏摸。陳師娘醒來，持住不與，兒子把陳師娘按在牀上，媳婦打劫。陳師娘叫喚，轟動了孫子，跑進房來，三個搶奪，壓在陳師娘身上，差一些兒不曾壓死！氣的陳師娘哭老公也沒這般痛！

看官試想：一個老婆婆，有衣有物的時節，還要打罵凌辱；如今弄得精打光的，豈還有好氣相待不成？晁夫人倒也時常著人看望，時常饋送東西。兒孫媳婦每每拿出那搶奪銀子的手段，憑你送一千一萬，也到不得那陳師娘跟前。

一日冬至，晁夫人叫人送了一大盒餛飩與陳師娘吃，看見陳師娘穿著一件破青布夾襖，一條破碎藍布單褲，蹲在北牆根下向暖。看見是晁家的人，一頭鑽在房內。媳婦騰了盒子，致意了來人回去。媳婦等得漢子回來，燒滾了鍋，將餛飩煮熟，母子夫妻，你一碗，我一碗，吃了個痛飽；撈了半碗破肚的面皮給陳師娘吃。陳師娘不吃肚饑，待吃氣悶，一邊往口裡吃，一邊痛哭。晁家的管家將陳師娘的形狀對晁夫人說知，晁夫人待信不信，差人先去說知，要接陳師娘到家久住幾日。

差人前去，恰值兒子媳婦都不在家。陳師娘對著晁家的人告訴個備細，說：「我這衣不蔽體，一分似人，七分似鬼，怎生去得？」家人到家，一一回話。晁夫人傷感了一會，叫家人媳婦拿了晁夫人自己的一件青綢棉襖，一件褐色夾襖，一條藍綾裙，一雙本色絨膝褲，一個首帕，一頂兩人轎子，吩咐家人媳婦到了那裡，別要管他兒子合媳婦阻撓，用強的妝扮了他來。家人媳婦依命而行。果然他的媳婦說道：「這等身命，怎好往高門大戶去得？家裡放著現成棉花布匹，我又不得閒，他又眼花沒本事做。待等幾日，等我與他紮括上衣裳，再去不遲。」家人媳婦道：「再等幾日，待你紮刮上衣裳，陳奶奶已是凍死，就去不成了。」家人媳婦不由他說，替他攏了攏頭，勒上首帕，穿了膝褲，掏了把火烤了烤棉襖與他換上，穿上裙，簇擁著往外上轎。陳師娘道：「待我收拾了這件破夾襖，回來好穿，再弄的沒了，這只是光著脊梁哩！」家人媳婦道：「拿著給我奶奶做鋪襯去，叫俺奶奶賠陳奶奶個新襖。」家人媳婦捲了捲，夾著就走，媳婦劈手就奪。家人媳婦也沒叫他奪去，夾著來了。

陳師娘進門，見了晁夫人，就是那受苦的閨女，從婆婆家來，見了親娘，哭的也沒有這門痛。晁夫人慌忙讓到熱炕上，蓋上被子坐著。春鶯、晁梁媳婦姜氏、晁梁、小全哥都來拜見。晁夫人也沒叫陳師娘下炕來回禮。陳師娘炕上打個問訊，說：「不當家！」說話吃飯，甚是喜歡。

晁夫人因裡間是晁梁的臥房，不便合陳師娘同房住宿，收拾了一座小北房裡間裡，糊得甚是潔淨，磨磚插火炕兒，擺設的桌、椅、面盆、火籠、梳匣、氈條、鋪蓋、腳布、手巾，但凡所用之物，無一不備。又撥了一個年小乾淨丫頭，日裡伺候，夜間暖腳。次日上身加了棉衣，下邊做了棉褲。與晁夫人媳婦雖則睡不同牀，卻是食則共器。

住到十二月二十以後，陳師娘要辭回家去，說：「年近歲除，怎好只管打攪？無妨過了節再來也可。」晁夫人道：「陳師娘，你莫怪我小看，你那兒孫媳婦也是看得見的。我再接的你遲了，今年九里這們冷天，只怕你老人家就是壽長，也活不成。你往後把那家去的話高高的收起，再別要提。你住的這三間房，就是你的葉落歸根的去處。有我一日，咱老妯娌兩個做伴說話兒。我年紀大起你，跑在你頭裡，我的兒，是你的徒弟，你那爺，他先生怎麼教他來，養活了孤苦師娘，沒的算過當麼？況且你那徒弟合你那徒弟媳婦，一個孝，一個賢，我做的事，他兩口兒不肯違悖我的。但只既是一鍋吃飯，天長地久，伏事不週，有甚差錯，師娘別要一般見識，諒諒就過去了。」

陳師娘聽罷，沒說別的，只說：「受的恩重，來生怕報不了！」從此陳師娘在晁夫人家住，成了家業。晁梁夫婦相待，都甚是

成禮，春夏即備單夾之衣，秋冬即制棉絮之襖，沒有絲毫缺略。陳師娘的女兒並兒子孫子媳婦都絡繹往來看望來要遮飾自己的不孝。二來也圖晁夫人的款待。

如此者日月如梭，不覺過了七個寒暑。晁夫人棄世昇天，陳師娘失了老伴，雖也淒涼，卻見梁夫婦一一遵母所行，不敢怠慢。大凡奴僕待人，都看主人的意旨，主人沒有輕賤人客的心，家人便不敢萌慢怠之意。所以上下都象晁夫人在世一般。

晁梁遵母遺命，五七出殯，與父親合葬。出過殯，晁梁即在墳上起蓋了小小三間草屋，在那裡與爹娘廬墓。媳婦姜氏合二奶奶春鶯也出在墳上莊屋里居住，以為與晁夫人墳墓相近之意，好朝夕在墳頭燒香供飯。留陳師娘在城居住，撥下僕婦養娘，囑付他用尽心伺候。

六月初二日，是陳師娘生日，姜氏同春鶯進城與他拜壽。原來陳師娘從三年前，右邊手腳不能動履，梳頭洗臉，都是倩人。晁夫人在日及姜氏在城，都是叫人與他收拾的乾乾淨淨，衣服時常漿洗，身上時常洗浴。老人心性漸漸的沒了正經，飲食不知饑飽，都是別人與他搏節。自從姜氏居莊，伺候的人雖然不敢欺心侮慢，只是欠了體貼，老人家自己不發意梳梳頭，旁人便也不強他；自己不發意洗洗臉，旁人便也不攬掇。上下衣裳也不說與他漿洗替換；牀鋪也不說與他拿拿蚤蟲；飲食也絕不知搏節他，憑他盡力吃在肚裡。眾人倒也記的初二是他壽辰，蒸的點心，做的肴品，算記大家享用。不料姜氏合春鶯進城。

及至二人到家，進入陳師娘住房門內，地下的灰塵滿寸，糞土不除，兩人的白鞋即時染的扭黑。看那陳師娘幾根白髮，蓬得滿頭，臉上汗出如泥，泥上又汗，弄成黑貓烏嘴；穿著汗塌透的衫褲，青夏布上雪白的鋪著一層蟻蟲；牀上齷齪齷齪，差不多些象了狗窩。姜氏著惱，把那伺候的人著實罵了一頓，從新督了人掃地鋪牀；又與陳師娘梳頭淨面，上下徹底換了衣裳；叫人倒了馬桶，房中點了幾枝安息香，明間裡又熏了些芸香蒼朮。然後與陳師娘拜了壽，陪著用了酒飯，要辭回墳頭莊上。又說伺候的人不知好歹，要接陳師娘同到莊上，便於照管。叫人預先收拾回去，合晁梁說知，叫人掃括了臥室，差了佃戶進城抬轎，迎接陳師娘出莊，依舊得所。

光陰迅速，不覺將到三年。胡無翳一為晁夫人三年周忌，特來燒紙；二為梁片雲臨終言語，說叫把他的肉身丘在寺後的園內，等他的後身自己回來入土，如今晁梁明白是梁片雲的托化，原為報晁夫人的恩德轉生為子，今為晁夫人養生送死，三年服孝已完，又有了壯子，奉祀已不乏人，尚不急早回頭，重修正果，同上西天，尚自沉淪欲海，貪戀火坑，萬一迷了本來，怎生是好？且要晁梁住持本寺，自家年紀雖高，精力未衰，仍要雲遊天下名山，親觀勝景。為此數事，所以專到山東武城縣內，先在真空寺舊居坐了錫；聞得住持說晁梁自從母親出喪之日，就在那裡廬墓，至今不曾進城，胡無翳仍到他門上，果然冷落淒涼，不可名狀。喚了個小廝，叫他引到廬墓的所在。晁梁二人相見，不覺悲喜交馳，設齋款待，不必絮煩。

晁梁要送他到本莊彌陀庵宿歇，胡無翳堅辭不去，要與晁梁同在那廬墓房內宿歇，可以朝夕談心。於是胡無翳將那梁片雲的往事，細細開陳，將那生死輪回，從頭撥轉。最動人處，說晁夫人身居天府，你若肯出家修行，同在天堂，仍是母子。只這幾言，說得晁梁心花頓開，一點靈機，嘩嘩透露。胡無翳說得已往之事，晁梁俱能一一記憶，真似經歷過的一般。只因陳師娘在堂，遵奉母命尚未全得始終，又不曾與兄晁源立得後嗣，墳上墓表、誥命、華表、碑碣尚未豎立，請寬限以待，只是不敢爽信。

過了半月，三月十五日，晁夫人三年忌辰，在墳上搭棚廠，請僧建脫服道場。也集了無數的親友，都來勸晁梁從吉。晁梁遵國制，不敢矯情。醮事完畢，換了淡素的衣裳，墳上哭了個發昏致命，然後內外至親，各自勸了晁梁合姜氏進城。陳師娘依舊同到家內。晁梁挨門謝客，忙劫劫喚了石匠，完那墳上的工程。

卻說陳師娘年紀八十一歲，漸漸老病生來，將次不起。當日晁梁做書房的所在，通著東街，晁梁叫人開出門去，要與陳師娘停柩舉喪。陳師娘沉重，預先喚了他的子女諸人，都來看守。斷氣之後，妝老的衣裳，附身的棺槨，陳家一戶人等的孝衣，靈前的孝幛孝帳，都是晁夫人在生之時備辦得十分全完，盛在一個櫥子捲箱之內，安置樓上。姜氏叫人抬將下來，眾人照分披掛。他那兒子孫子合那賢良媳婦，恰象晁家當得這般一樣。只有他的女兒，且不哭他的母親，只是哭晁夫人不止。放了一七，晁家的親朋眷屬，都為晁家體面，集了人山人海的都來送喪。葬完了，晁梁仍把這兒孫婦女讓回家中，將陳師娘平日存下的衣裳，用過的鋪蓋，都盡數叫他們分去。一個子，一個孫，一個媳婦，一個閨女，四個人面，倒有八個狗心，各人都愛便宜，算記要搶上分。不曾打開箱櫃，四個人轟然撲在上面，你打我奪，你罵我爭，彩扭結成一塊，聲震四鄰。

晁梁道：「脫不了是你至親四口，又無外人相爭，何用如此？你們盡數取將出來，從公配成四分，或是議定，或是拈鬮，豈不免不了爭競？」陳師娘的兒子說：「子承父業。父母的物件，別人不應分去，一絲一縷，都該我一人獨得。」那孫子說：「祖父的產業，傳與兒孫，有兒就有孫子。奶奶生前，你不認得他姓張姓李，你糠窩窩也沒給他個吃。他死後，你有甚麼臉分他的衣裳？我休說往年我來這裡看奶奶，那一遭是空著手來？年時我也使三個錢，買了個西瓜孝順奶奶，年下又使了兩個錢，買了兩個柿子。你從來有個錢到奶奶口裡不曾？」陳師娘的女兒又說：「您們好不識羞！娘的幾件衣裳，是你那一個做給他的呀？脫不過是晁大娘是晁二哥晁二嫂做的，你們有甚麼嘴臉分得去！我出嫁的女兒，無拘無束，其實應該都給了我。」晁梁道：「師姐這話也說不通，還是依我的均勻四分，拈鬮為妥。」師姐道：「這四分就不公道。他虧了就只一個老婆一個兒子哩，有十個老婆，十個兒，勻成二十分罷？就不都給我，也只該配成兩分。從來說『父母的家當，兒一分，女一分』的。依公道：我合俺哥平分，嫂子合姪兒在俺哥的分裡分給他。」那媳婦道：「這話熏人，我只當狗臭屁！嫁出的女，潑在地裡的水，你分我的家當？你打聽打聽，有個李洪一嫂沒有？你趕的我極了，只怕我賢惠不將去，我拿了李洪一嫂的手段來！」那小姑兒說：「我沒聽見有甚麼李洪一嫂，我倒只聽見有個『劉二舅來吃辣面』是有的。」

你一言，我一語，爭競不了。那姪兒照著他姑娘心口裡拾頭，四個人扭成一塊，打的披頭散髮。晁梁道：「呀，呀！好沒要緊！我倒是取好，倒要叫我人命干連的！脫不了師娘也沒穿甚麼來，人所共知的。這幾件破衣拉裳，都別要分，我叫人抬到師娘墳上，燒化給師娘去。」叫人：「蓋上櫃，還抬上樓去！列位請行，要打要罵的，請到別處打罵去。我從來沒經著這們等的，我害怕。」那師哥道：「俺娘的衣裳，你做主不分，燒了罷？」晁梁道：「我做的衣服，我就做的主。」那師嫂道：「你做的衣裳，沒的俺婆婆是光著屁股露著奶頭來的？我記的往你家來時，衣裳穿不了，青藍裡梭布夾襖，藍梭布褲，接去的媳婦子還夾拉著來了，這渾深不是你晁家做的，你也做主燒了罷？俺婆婆在你家這們些年，替你家做老婆子支使，煮飯漿衣裳，縫聯納鞋底，你也給個工錢兒麼？」晁梁道：「我也不合你說。惹出你這話來了，還合你說甚麼話！我叫人把這幾件衣服，抬到陳師哥家，憑你們怎麼分去，這可與我不相干了。」

那陳師姐自己跑到縣裡兵房內，叫了漢子，在晁家大門上等著，同到陳師哥家分衣裳不題。那陳師嫂變了臉，要向日夾來的那個破襖，又要陳師娘穿來的那個破藍平機單褲。晁梁察問說：「當日實有這件破襖，是媳婦子賭氣夾了來家，合陳師娘換下的一條破褲，都拆破做補襯使了。」那師嫂甚麼肯罷，放刁撒潑，別著晁梁足足的賠了他一千「老黃邊」，才走散了，出門跟著那櫃衣裳，抬到陳家，也還爭奪打鬧。因妹夫是縣裡的兵房，平日又是不肯讓人的善物，又有鄰捨家旁邊講議，胡亂著不知怎樣的分了。這般不義之物，況又不多，能得濟人甚事？不多兩日，穿的穿，當的當，仍是精空。

那兒子平素與一班扛夫賭博，贏了，按著葫蘆樞子，問那扛夫照數的要錢；如輸了時，將那隨身帶的豬皮樣粗，象皮樣黑，狗髒樣臭那個醜屁股准帳。後來收了頭髮，出了鬚鬚，那扛夫不要了屁股，也只要見錢。一時間沒處弄錢還他，想得母親曾向晁梁賴得有錢一千，待要好好的問他母親要用，料得母親斷是不肯；待要算計偷盜，又不知那錢安放何處。且住著三間房屋，母親又時刻不肯離他的臥房，無從下手。就是著了手偷得來用，定然曉得是他，知道母親的心性，見了錢就合命一般的要緊，良心也不顧，天理也不怕，這等白賴來的錢，豈是叫他偷去就肯罷了的？左思右想，料得他的錢定是放在枕下，或是放在牀裡褥底，心生一個巧計，說那皮狐常是盜人家的錢物，人不敢言喘。不免放了一個皮狐，壓在他的身上，壓得他頭昏腦悶，腳困手酸，卻向他牀上搜簡

銅錢。又想那皮狐上去押人的時節，定是先把尾巴在人臉上一掃，覺有冰冷的嘴在人嘴上一侵；又說皮狐身上甚是騷氣。他卻預先尋下一個狐尾，又把身上衣服，使那幾日前的陳尿浸透曬乾了，穿在身上。他的母親久已不合老公同睡，每日都是獨寢。他卻黑暗裡伏在他母親牀下，等他母親上牀睡倒，將已睡著，他卻悄悄的摸將出來，先把那狐尾在他娘的臉上一掃。他娘在夢中，已是打了個寒噤。趴在身上，四腳向上著力使氣，壓得他母親氣也不能出轉；又把自己的嘴凍冷如冰，向他母親嘴上布了收氣。他母親果然昏沉，不能動彈。卻使兩隻手在那牀裡牀頭四下撈摸，絕沒一些影響。他母親又在睡夢中著實掙歪。只得跳下牀來，蹣跚躡腳，往自己鋪上去了。

他母親方才掙醒，隔壁叫他醒來。他故意假妝睡熟。知道他母親必定說那被狐壓味的事，醒來說道：「虧不盡得娘叫我醒來，被皮狐壓得好苦。因娘叫得緊，才跳下走了。上牀來，覺有冷物在臉上一掃，又把冰冷的嘴親在我的嘴上收氣。」他娘道：「這不古怪！我也是這等被他壓了，所以叫你。我還覺的在我牀上，遙地裡掏摸。咱這房子當時乾淨，怎麼忽然有這個東西？我想這還不是甚麼成氣的狐仙，這也還是個賊皮狐，是知道我有千錢待要偷我的。不想我那錢白日黑夜纏在我那腰裡，掏摸不著。只說在你身邊，故此又去押你。」兒子說：「真是如此，虧了不曾被他偷去。今夜務要仔細。」

晚間臨睡，那兒子依舊妝了皮狐，又使尾巴掃臉，冷嘴侵唇，壓在身上。伸進手去在被裡亂摸，摸得那錢在他母親腰裡圍著，錢繩又壯，極力拉扯不斷，不能上去，又不能褪將下來。正無可奈何，他母親還道是當真的皮狐，使氣力叫兒子起來相救，啣乾了喉嚨，那得答應。想起牀頭有剪刀一把，拿在手中，盡氣力一戳。只聽的「噯呦」了一聲，在牀上跌了一陣，就不動了。摸了一把，滿手血腥。赤著身起來，吹火點燈照見，那是甚麼皮狐，卻是他親生公子。剪刀不當不正，剛剛的戳在氣嚨之中，流了一牀鮮血，四肢挺在牀中。慌了手腳，守到天明，尋了老公回家，說此緣故。夫妻彼此埋怨了一場，使那一千錢，用了四百，買了一口薄皮棺材，裝在裡面，扛抬埋葬，把一千錢攪纏得一文不剩，搭了一個大兒。這真是：